

克里米亞地下工作



依·安·柯茲洛夫原譜
于 籃改寫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1952年2月1版
1953年1月2版 3001—6,000

克里米亞地下工作

原著者 依·安·柯茲洛夫
改寫者 于 籃
出版者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中路137號
發行者 通聯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定價:4,200元 32開98面

前言

這本書是蘇聯老布爾什維克依·安·柯滋洛夫所作，他是一個富有經驗的黨的地下工作者。在十月革命前即參加過地下工作。內戰時也參加了。在德寇佔領期間，他先在克爾其領導地下黨中心，後來就在新菲羅波爾。本書即是記載在這兩地英勇地向德寇進行鬥爭的情形。這種題材是很少的。且很有價值的。蘇聯旗幟雜誌編輯部就特地指出了：「近幾年來，出現了不少描寫偉大愛國戰爭中反德游擊戰爭的藝術的和回憶的作品。但描寫蘇維埃人在暫時被德寇佔領城市中鬥爭的作品卻非常少。依·安·柯滋洛夫底在克里米亞地下一書正好填補了史實文學中的這一題材上的空白。」所以本書榮獲一九四七年的斯大林文藝獎金。這主要由於本書真實記載了英勇的人們以血和生命去換取勝利。更由於作者是這工作的實際領導者。

這改寫本是根據羅梵的譯本改寫的，除了要使他簡短、易懂外，同時，直注意保留原作的精神和風格，特別是寫到地下工作中的制度，嚴格的組織性的鍛鍊，差錯都全部保留地放在改寫本中，這可以使我們更好地了解地下工作，摒除疑慮。

這本書是很好，可能由於我的技術拙劣，在改寫上使原書的光輝減色，那麼這個責任是該由我負的。

于 籃 一九五二年七月

克里米亞去了。

當我到了新菲羅波爾時，我已不認識這原是整潔而寧靜的城市，它現在完全處於戰時狀態下，房屋都偽裝起來。到了家裏妻子看到我很高興，她反覆勸我履行醫生的指示，但我不能停着不工作呀！於是，我馬上就到我曾在那裏作了五年聯絡員的省委會去了。我因眼睛已不能幹原來的工作，照我的請求被調到一般的聯絡工作上。

前線傳來令人不安的消息。奧德薩正被英勇地保衛着，但德國人已經佔領了尼古拉也。夫、赫爾松，渡過了德涅泊河到達了烏克蘭河。戰線迅速在逼近克里米亞。

在省委會詳細討論地下工作底準備問題的時候，我表示了留在克里米亞作這一工作的願望。省委書記烏拉季米爾·謝明諾維契對我的意見很吃驚：

「柯茲洛夫同志！你是剛從醫院出來的！你的眼睛很不好。而且一般的健康……我們已經決定你在疏散之列。」

我明白，省委書記也認為，認為一個老頭，一個二等殘廢，對這樣的工作是不中用的，這點深深地刺激了我。我說：

「烏拉季米爾·謝明諾維契！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適合在德國人後方工作。我在沙皇和白區的地下工作中度過了半輩子。如果你願意知道，正是我的年紀和病痛使我比任

何年青和健康的人更好偽裝……」

省委終於決定留下我作地下工作了。

爲了在新菲羅波爾有着太多的人認識我，於是決定轉入克爾其的地下。我取了一張名叫『瓦根』的假護照，爲了防備萬一，還預備了一張出獄證。新菲羅波爾的人都以爲我同妻子一起到中亞細亞去了。

克爾其市委書記西洛塔，爲我找一所離市委會不遠的房子，讓我住下。我還得找個工作，集體漁民聯合會是適合我的機關。西洛塔就通過電話將我介紹給聯合會主席，請他爲我安插工作。

聯合會主席帶着驚奇和不滿把我的證件看了好幾次。

護照上寫的：「瓦根·彼得·依萬諾維契，五十五歲，小木匠。」但證書上卻寫的是這樣：「瓦根·彼得·依萬諾維契，一八八六年生，因一九三八年八月十八日第二四六五號之訴訟案件，由喀拉司洛雅爾邊疆法庭據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刑法典第一一六條判決，剝奪自由三年，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監禁至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現懲罰期滿，從第一號普通監獄釋出。此證。」

主席是個青年，他的確吃驚：現在德國人正進攻着，克里米亞處在威脅下，可是這時市

委書記卻吩咐給一個有過偷竊行爲的老頭在克爾其這樣的城市裏安插一個工作。所以他就毅然拒絕我。

第二天在西洛塔底再次指示後，主席就已經和藹地接待我：

「您是有特殊任務來我這裏嗎？對不起……我分配您作採辦員。熟悉熟悉各個集體農莊底材料。如果將來需要外出而職員中有人問您的話，就說是我派您去的。」

從此我就變成了「手脚不乾淨」的手工業者瓦根，轉入了非法狀態中了。

妻子爲我在基洛夫大街四十四號租下一所住房。

十月二十二日，省委書記叫我到新菲羅波爾去。烏拉季米爾告訴我：省委會批准了克裡米亞的地下中心：從葉巴托里亞黨組織來的柯列斯尼兼柯，從舊克裡米亞來的葉菲莫娃和我。都差不多是一樣的年歲。這兩位同志被叫到新菲羅波爾來了，我同他們接好了頭，並約好在克爾其相會。我們規定了代號：葉菲莫娃——「瑪莎」，柯列斯尼兼柯——「謝明」，我——「安得烈」。

我同烏拉季米爾談妥，要求波魯茨同她底女兒到克爾其來。（她是個黨員，是我在新菲羅波爾的管房人。她和她女兒都拒絕疏散想參加游擊隊，可是這是不可能的。我和她談過，決定將她們留下，參加我們的工作。）烏拉季米爾答應把她給我派到克爾其去。

我們在兩天內作完了可以作完的一切事情。分別時烏拉季米爾固執地勸我趕快把我的妻子從克爾其遣走。問陸軍部並與蘇聯土響開一環耳燈鹽函致致學。徽徽由以

人聽說您和看見您。您祇要留心看看。然後再開始吧。我不是在指教您……」

我們道了別，然後，我帶了四箱打算德國人來時開羊肉包子舖用的葡萄酒，回克爾其去了。

第二章

第四章 一人參高，音熟肚衣，源育變善，良千七，詣步極。甚至於育，聯錄，前人，亦容。

我按時到集體漁民聯合會上，工作像一個真正的採辦員一樣，我清算帳目，作摘要。下午，我「執行主席分配的任務」離職兩三點鐘。我在我祕密住所裏度過這個時間，同我所需要的人們接頭。回來。出於健康而散步，一週僅步行萬一五里。

市委派作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從西洛塔那裏開始來了，但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我敢用他。

非黨的女排字工人尼基索娃很願意留下作地下工作。城關有她父母親的房子，她在一個印刷廠作工。我們約好要她在德國人下面等一個時候，取得「可靠份子」底聲譽之後，然後設法到我們印刷所來。此外，我囑咐她準備一點鉛字作萬一之用。

我碰着巴霍莫夫，——他就是新派的克爾其半島底游擊隊長。他個子高高的，淺黑色的皮膚，有着嚴峻的面相。我們原認識的，他一下就認出了我。巴霍莫夫對每個石洞都很熟悉，而且詳細地談着它們。

每個石洞有五公尺到二十五公尺深。從各主要通道有各種寬闊的和狹小的坑道通到四面去，有些地方有一人多高，有些地方祇有彎着身子才能走過。甚至很有經驗的人也容易迷失道路。阿德熱——姆式加村就在各個石洞上面。

他們已做好一應的準備工作。——修好貯水池，修建糧倉和彈藥庫。我將印刷機和四箱鉛字放在他那裏。我們互相告訴了祕密住址。巴霍莫夫應當派交通找我，而且在聯繫建立後應當供給地下工作者作破壞工作用的武器和炸藥。

在十月二十七日德寇「容克式」飛機已開始來克爾其轟炸。炸彈拋在港口上。不幸，一顆炸彈落在一艘剛剛開到的載運炮彈的輪船上，響開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爆炸的力量大得使輪船底大汽鍋從我的頭上飛過，帶着可怕的轟聲掉在城中心。港口內發生了大

火。我在我的祕密住處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上工以前，我去看基洛夫大街的房東，並檢查房子是不是還完整的。不幸我的房子被震成兩半了——透過屋頂上的窟窿看得見天空。我只好把我的東西搬到祕密住地去。

從此，德國人開始每天有計劃地轟炸克爾其。而集體漁民聯合會的同事們卻對我戒備起來，他們都以格外探究的目光打量我。盡管我很平靜。可是一位年青的女會計卻盤詰起我來：

「您總是往哪兒去呀？」

「還不是爲着主席的各種吩咐跑腿。」

「您認爲德國人什麼時候會到克爾其？」

「也許他們什麼時候也到不了。」

「今天我們會遭轟炸嗎？」

「不知道。」

「不，您總得講一講，主席派您到哪兒去的？」她追問着，臉紅了。

「這事我向主席報告，要是您感興趣的話，請問他吧。」

她一聲不響地出去了。過了一會，組織幹事就來盤查我。我在他們眼光中成了一個

可疑的奸細分子。只有主席了解我。會。蘇聯軍事專家來調查。蘇聯軍事專家來調查。戰線越來越近了。我在又取得了一張德國人來時對我有用的證件後，我就決定要迅速離開集體漁民聯合會，我要求主席以最「嚇人」的理由革我的職。

我們給克里米亞集體漁民聯合會擬了下列內容的一道通令：

採辦員瓦根·彼得·依萬諾維契於十月二十五日擅離職守，而十月二十八日，未具任何適當理由，竟全然放棄工作。

從任職之日起，瓦根·彼得·依萬諾維契即公然消極對待彼之採辦員職務，對搬運集體漁場極需要之物資的指令怠工，實質上業已破壞集體漁莊之既定計劃。瓦根

此種行為，在軍事時期應視作反革命的怠工，為此，即日起即將瓦根撤職並將其材料轉呈革命法庭。

主席友愛地同我告別了。但是同事們卻用幸災樂禍、深惡痛絕的眼光送我。形勢已經十分危急。我得把所有擠在秘密住宅裏的地下工作人員和全部財富疏散

開，否則那是極端危險的，破壞了秘密工作原則的。以前，我去普希金夫人西園東，並

只過了兩天，我們就在下節特爾列茲大街的兩所房子內各找着了一間房子。

怎樣分住這兩間房子。無論我們怎麼樣花腦筋，辦法就只有一個：安排一個假結婚，

分作兩家住，而給尼古拉找個屋角。西洛塔幫助我們迅速地舉行了「結婚式」。謝明和瑪莎用了一個共同的姓——柯斯兼珂，我們決定對房主人說我和柯斯兼珂，也就是我和謝明是在集體漁民聯合會工作，我們的妻子——是家庭主婦，我們是從炸毀了的基洛夫大街遷到這兒來的。這樣，開始了我同麗季亞·尼古拉也夫娜和克列拉的共同生活。

我的房東是一位三十四、五歲的女人。她名叫克拉瓦。過去是煙草公司底一個女工。在我們住的院子裏有兩間小土屋和一個像狗窩一樣的雞棚，院子後邊還有菜園與荒地。一間小土屋的鄰居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是個搬運夫。名叫拉耳契克，另一間小土屋的鄰居是驅逐營底戰士。名叫瓦西里。他在米特里達特的防線上，將要同紅軍一起撤退，請我們照顧他的家庭。德國人幾乎是不斷地轟炸着克爾其。在十一月十日我們已清晰地聽到遠處的炮聲，而且看見了火光。

西洛塔直到最後一分鐘還留在城內。我一直同他維持着聯繫並獲得前線和市内形勢的情報。我偶然在離市委會不遠的一道街上碰見他。德國人在米特里達特山後不遠，正

在進行着戰鬥。

這時空襲又開始了，傳來非常熟悉的炸彈底討厭的嘯聲。我跑着，同西洛塔跳在一個彈坑內。

「我們要撤離這城市了，」他急促地說道，「軍隊轉移到庫班去。市委和司令部移到葉尼卡列。這裏就祇留下掩護部隊來保證留下的軍隊和武器、輜重底撤退。我們給老百姓開了商店和倉庫，讓他們把剩下的東西都拿走。你最後的吩咐我完成了。你的暗號也轉了。」

響起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我們身上蓋滿了塵土。當我抬起了頭來，西洛塔已經彎着腰，向市委會跑去。他停了一下，看見我活着，就笑了笑又往前跑了。

這天夜裏，我們院子裏誰也沒有睡。我不斷到大門外傾聽着。在城市和海峽的上空，炮聲隆隆，烈燄騰空。

拂曉時，一切都靜下來了。

「你們看！」拉耳契克指着米特里達特山，突然驚惶地叫道：「德國人。天呀，就是他們！」

第三章

「那裏，您瞧！在山頂上的教堂旁邊又是步兵，又是騎兵！從右邊，成散兵線下來了。」拉耳契克給我指着方向。

很快我也分辨出了在移動的一些黑點。他們從山後現出，向城市奔走，黑點越來越大了，越來越大了……

德國人在我們的土地上！我的心劇烈地跳動着。我還是二十七年前就見過德國人，而且牢牢地記着這次的相見。有些東西，是不能忘記的。

一九一四年，我從西伯利亞流放中逃到了德國。我給一個德國人農場主當短工。他們喊我「俄國豬」。他們剋扣我的飯餐，我每次竟領不到半盤子湯。他們早上發我兩片麵包，可是薄得透見亮，在月夜，可以透過它數清星星。可是他們都要我拚命地工作，即使我累得要死，但他們還認為我是一隻「俄國豬」。我甚至沒有要工錢就跑掉了。

這毫無人性的德國人，現在，他們到我們國家來建立他們的法西斯「秩序」來了，好像勝利者，好像主人一般地在我們的土地上走起來了。

就在這時，出現了第二批德國人。他們一個跟一個地跑過廣場向我們的街道走來了。倒覆的瓦西里，偏在這時跑回來。他沒有來得及上船，趕不上撤退，就回來了。」還穿着軍裝，拉耳契克催着他換好便裝，在院子裏裝着鋸一塊腐朽了的木板。

大門外傳過來釘了鐵掌皮靴底托托的聲音。耳門大聲地開了，於是有兩個帶自動步槍的德國兵跑進院裏來。還有五個跟在他們後面。一個在耳門邊架上一挺機槍，其他的便開始搜索菜園和院子。克拉瓦蹲在地隙裏被他們找着了，拳打腳踢。幸好人未損傷，只帶走了一隻五顏六色的母雞。

德國人就像蝗蟲一般地擁進城內來。我們區內住了一個黨衛軍團。搶劫即刻開始了，他們拿走了雞、鴨、鐘錶和衣服——拿走了一切他們所遇見的東西。

因為我曾經用德國話來制止兩個德國兵來拿我們的東西。那兩個德國人就在傍晚時領來了一位准尉。

他招呼也沒打，就笨重地坐下來，開始審問我。我胡謔一番，我說我因偷盜要受到蘇維埃政權的審判，因為德國人這樣轟炸，使得布爾什維克沒有來得及收拾我。我在前次戰爭中被俘擄過，所以我會說德國話。我最記得德國的咖啡和羊肉包子。

這位准尉底陰沉的面孔亮開了。就與致勃勃地吃起我們的葡萄酒和肉餅。他向我們誇耀着：『快了，戰爭會很快結束的，烏克蘭已經是我們的了，莫斯科包圍了。』我們一進烏拉爾，戰爭就完了。布爾什維克完蛋了。他們在莫斯科地下鐵道溺死了一百五十萬居民。

莫斯科組成了一個新政府，懇求元首締結和約，但是我們不願意。『索爾德』和『索莫夫』那夥這個德國人喝醉了，吃喝得心滿意足。分別時，他甚至伸出手，而且說出他名叫奧托。他答應不讓任何人到我們這兒來住，並說以後常來串門子。回來告辭時，國聯機關左派不露喜德國人走後。我覺察拉耳契克和瓦西里對我很冷淡。他們懷疑我想交接德國人。我竭力打消他們所發生的疑慮，而且講了個消息使他們歡喜，就是誰也不會到我們房裏來住。『索莫夫』和『索爾德』。他們去對門的屋裏歡喜。

我不習慣孤獨地留在寒裏，我想給我的木匠舖找個地方，於是我上街了。太人登臨了，這城市對我我是多麼陌生和充滿敵意呵！到處是一色的德國人。木柱和圍牆上都貼滿了命令，我把這些命令都仔細的讀了。見他們命令所有的居民在三日內向市公署與蓋斯塔波（特務機關）登記。所有有勞動力、有技術的人向勞動介紹所登記，限三日內，違抗者將被槍斃。『還有三條是對村巴霍莫夫游擊隊的，以堅固之石頭堵塞洞口——我想：壞了，這